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一

總錄部

四十一

知賢

傳曰觀其所由察其所以人焉廋哉若夫稟融朗之識洞幾神之表懷疑倫之鑒達語默之要固亦言必有中而物無遁形惟夫賢人之為德也居正而處厚安仁而守約直而不激和而不流進退之得宜言色之無失純粹中積而誠以待人恂美外彰而謙以行已居敬而行簡敦信而由禮固其舉措之際淺深可觀品藻所及淑慝以分至或識其名才智未遠至終有所立見稱於時傳諸美談皆可以徵也已

臧孫紇魯大夫也襄公二十三年秋八月孟孫卒初孟孫惡臧

孫不相善季孫愛之及孟孫卒滅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

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滅孫曰季孫之愛

我美疾也常志相順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疾猶美疾

不如藥石夫石者猶生我愈已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

無日矣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為會

於宋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如何土會賢聞於對曰

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

馨香德足副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尚上能歆神人歆享也

陳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尚上能歆神人其祭人

子木楚令尹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公享晉楚之

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

罕虎字子皮魯襄公三十年十月授子產政伯也子皮政以

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治也子皮曰虎師以聽誰

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恤大子產

為政及魯昭公十三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

以會子產國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五已已决無為善矣唯夫

子知我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也魯昭公五年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尼氏

自為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

逆也又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馱贖之載歸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

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孔子遇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問又顧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禮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陽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無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吾於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回孔子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言默所怪問於孔子之言而識之如愚退而省其私私心

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又曰語之而不惰於其曰也

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止也孔子謂顏淵進益又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馬耳乎皆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儀封人請見儀蓋衛邑曰君子之至於斯也

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從者弟子隨孔子出曰二三子何

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諸語弟子何言患於夫子聖德

矣極衰必盛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

南宮适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羿有窮國之君

其臣韓浞殺之因其室而生鼻鼻多俱不得其死然此二子者

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皆不得以

壽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谷禹盡力於漚播百谷故曰躬親稼禹及其身稷及後

皆王逆意欲以禹稷比  
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  
南宮過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  
人賤而不義而貴  
有德故曰君子

子輒字子輿鄒人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樂正子克也魯君  
欲使之執政於國孟

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道德行為之  
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

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之所能也  
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無此三者  
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又浩生

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  
名也齊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為人  
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善信  
之行謂何曰可欲之謂善有諸

己之信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聖聖而

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侯羸魏隱士也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月之從請

款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目故而

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

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款以觀

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柱

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火立與

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

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

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從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賓客皆

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為公

子亦足矣為一作羸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

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

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

之名故又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

侯生遂為上客魏齊王間行念諸侯莫可以及抵者乃復走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簷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神祿之遵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

魏公子無忌留趙公子聞趙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

漿家

漿或作醪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往

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聞平原君賢故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款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三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

後漢馬援扶風人為伏波將軍初劉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援與班彪並器重之

處與京師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器也

陳蕃汝南人位至三公時有黃憲字叔度同郡人也蕃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能敢先佩印綬矣

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群食鴈羹乎有頃人曰王符在門規素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有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蔡邕字伯皆為中郎將桓彬卒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宓繁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又郭林宗率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邕為其文既訖謂塚

郡盧直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焉林宗

道不皆又見王粲奇之曰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博物志曰蔡邕有書

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亡後所與粲書悉入粲族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舉有道不應行見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過宿且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己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楊賜為大尉大將軍竇武辟陳寔為掾屬賜及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魏杜恕位至建威將軍張閤字子臺官至永寧太僕以簡質聞

怨著家戒稱閻曰張子臺視之似鄙僕人然其心終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永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陳群為尚書僕射劉巴入蜀為尚書令率群與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管輅字公名平原人官至少府丞劉智為潁川太守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為侍中潘濬為人聽察對問有機理粲見而貴異之由是名

蜀秦密字子枚官至大司農時任安與董扶俱以學行濟名後丞相諸葛亮問密以安所安密日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袁徽陳國人寄寓交州時許靖避難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待回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靖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

自流宕已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三陳之耳諸葛亮為丞相初先主領荊州牧辟武陵人廖立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有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寥立楚之良材當贊興立業者也

吳羊衞為始興太守鍾離牧字子幹為南海太守有異政衞與太常滕喬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

部伍知勇分明加操行清粹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

張絃為會稽東部都尉與孔融書曰虞仲翔

虞翔字也

前頗為論者

所侵美寶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初山陰丁覽太未徐陵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覽子固字子賤翻與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

晉吳奮為河內太守郡人孫鑠少樂為縣吏奮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太姓猶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於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三鎮許鑠過謂之王先譏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即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張華為太常時陸機與弟雲俱入洛造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職曰代吳之役利獲二俊

周俊為揚州刺史時陸雲初入洛俊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

周弼為御史中丞時裴頠引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稽康為中散大夫時阮种弱冠有殊操為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

山濤河內人官至僕射郭奕少有重名濤稱其高簡有雅量  
王綏司徒戎之子也裴瓚字國寶楷子也特為綏所重每從其  
游戎謂綏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  
自知國寶綏官至荊州刺史

衛瓘為尚書令見樂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歿常恐微言將  
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烏曰此人之水鏡見之  
瑩然若披雲霧而見青天也

傅玄位至侍中初燉煌人索靖該博經史庶通內緡州辟別駕  
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玄及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  
郭奕大原人官至尚書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奕高爽有  
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為奕初為野王令羊

祐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

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王述太原人官至尚書令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述  
雅敬重之

庾敳為東海王軍諮祭酒有重名為搢紳所推而聚歛積實談  
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月嶠森森如千丈松雖  
礪柯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搏梁之用

劉頌廣陵人為廷尉同郡華譚素以才學為東土所推頌見之  
歎息曰不悞鄉里有如此才也

張宣子新興人識達之士也同郡釗殷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祐召

參軍事皆以疾辭宣子勸殷就征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邑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從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安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釗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釗殷至孝宜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

劉岱廣陽人也同郡霍原年十八觀大學行禮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歆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往乃夜其造焉太原之父友也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勅其子沉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及沉為國大中正惠帝元康中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沉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叅論中書鑒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

李裔為司徒華表以苦節垂名李及司隸王宏等並歎羨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疎也

王曠為侍中裴邵有器望元帝為安東將軍邵為長史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邵在此雖不治事然賊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

賁嵩為司徒掾時同郡周顛少有重名嵩見顛歎曰汝穎固多

奇士自頌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伯仁顛子也

桓彝為散騎常侍初過江時晉國初建以王導為丞相軍諮祭酒彝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夏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憂矣又褚裒字季野名冠中興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廢貶也

謝安為太保雅重褚裒常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溫嶠為驃騎將軍嶠初至江左王導周顛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紀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嶠嘗謂謝琨子尚曰尊大

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淶雖諸瑾之喻孫權不過也

王敦為荊州牧庾亮為散騎常侍時敦在蕪湖元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

遠矣

元規亮字也

諸葛恢為內史時楊方好學有異才為郡令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知之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頊稱羨之以示賀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獨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骨髓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送群邪聞處舊壘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偶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

一介之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也如方者乃荒萊之將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照於賈監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稱方於宗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任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王羲之幼納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謂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敢顛先割啗之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贈以骨鯁稱又桓彝與茂倫為顛所重顛常歎曰茂倫嶽嵒歷落可笑人也顛官至護軍將軍褚裒為征北將軍以義興太守荀羨為長史既到裒謂左史曰

荀生資逸群之氣將軍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

盧諶為司徒剡琨從事中郎陽裕字士倫為慕容既大將軍左司馬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情簡教篤實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及死諶甚悼之

萬寵為臨安令郭文曠達不仕既病甚寵迎置縣中反其卒罷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廋闡並為作傳贊訟極美云王澄字平子為軍諮祭酒謝琨為王敦大將軍長史澄在敦坐見覲談話無倦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眴敦其為人所慕如此

桓溫為大司馬錄尚書事王猛字景略隱於華陰懷佐時之志溫入閔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

溫察而異之

宋沈懷文為隨王誕府主簿謝莊為詔議參軍時江智淵為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懷文及莊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盡者其江智淵乎

南齊殷冲初仕宋為吳興時張岱為水部郎出補東遷令冲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周顥為中書郎吳郡錢塘杜栖少為同郡張融所知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璿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顥與栖父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之有也

梁范述曾仕齊為永嘉太守蕭景為永寧令述曾右郡號稱庶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凝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任昉字彥昇位至新安太守劉孝綽為著作佐郎為歸沐詩以贈昉報章曰彼美咨陽予投我懷秋作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謝舉傳云此詩昉贈舉

劉瓛為會稽府丞賀陽祖道力善三禮陽少傳家業瓛見陽深器異之嘗與漢造吳郡張融指場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為儒者宗

范雲為侍中時孔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以祀事入廟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

沈約為尚書令當朝貴顯軒蓋盈門時孔休源初到京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又王筠自元禮為殿中郎約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為不逮也嘗謂筠曰昔蔡伯皆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想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會瘦暮復逢於君

後魏郭祚字季佑官至雍州刺史嘗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緯二人并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將來之津梁也

賈誼為洛陽令陸晞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

孫惠蔚為黃門郎陸晞與弟恭之共侯惠蔚

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

汜潛燉煌人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春秋當祭之前先永旨酒美饌盡孝思之敬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河東裴定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常也潛曰我常給祭者以其常於孝思論者以潛為君子

隋祖孝徵為侍中初李德材器量深沉時人未能測惟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入北齊武王初為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三年孝徵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待遇者問德林云是彥深掌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

彥深侍賢未足內省文瀚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不宜妄說  
楊素字處道位至太子太師楊達為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  
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魏兼君子之心者惟楊達耳  
薛道衡為吏部侍郎時李文博為羽騎尉特為道衡所知常令  
在廳事惟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  
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二

總錄部

四十二

慕賢

思賢

慕賢

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語曰見賢思齊焉蓋夫立志之士抗  
心希古緬慕前哲踵武時彥所以勵自訟之操申樂與之願見  
於行事跂而及之知其為人進吾往也斯皆崇德廣業修身踐  
言瞻之在前猶恐不及者也至其降心屈體從游請益冒涉危  
難樂聞道義刑於詠歌著之繪素不憚行後期揖符采遠接風  
尚以自倫擬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期之謂歟

趙文子晉大夫與叔譽觀乎九原

叔譽叔向也晉陽  
吉大夫之孫名盱

文子曰死

者如何作也吾誰與歸

作起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

陽處父襄公之太傅

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知不足稱也

并猶專也謂而專已為孤射姑所殺沒終

也植或為時

其舅犯平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謂父與文

公辟難至將及國無君君之心及河授壁詐請亡要君以利是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沒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武子仕會也食色於隨范字李

晉人謂文子知人

見其所善於前

則知其後所舉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

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枯

之中直而不疑人之善存

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

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柳

下惠

孝恭慈仁克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

不並世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老彭商賢大夫好古事我

若老彭但述耳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事齊威王髡博聞強記學無所

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

漢表盜景帝時為大帝與大將軍竇嬰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

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曰數百乘

汲黯為主爵都尉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

慕傅伯爰盜之為人

鄭當時為太子舍人其慕長者如恐不稱

恐不稱其意

自見年少官

薄然其知友皆太父行天下俱有名之士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時名太子既學慕蘭相如之

為人也更名相如

蘭相如義而有勇故追慕之

終文園令

司馬遷為太史令嘗曰晏子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餘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又曰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

後漢張純為太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跡務於無為申屠剛扶風茂陵人也質性剛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為太子中大夫病去官卒於家

侯霸字君房為太司徒時京兆王丹隱居養志資性方絜建武中徵丹為太子少傅霸欲與交友及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漢末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十人作頌鄧騭為貢中即將當朝貴盛間侍中張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遂巡丕答

馮胃字世威奉世之後為司徒李郃門人常慕周伯沉閔仲叔之為人後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荀爽字慈明少時常就謁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爽後位至司空

張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人侍中霸之子也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伯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徒避之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

疾不行

崔瑗為濟北相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叙殷勤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  
鸞閔仲叔之為人為萊蕪令不到官後辟大傳司空府

馬寔字伯騫所欲友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王暢未任時寔慕  
其高名往存之

郭泰字林宗大原介休人也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吊之置生芻

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恠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

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嘗於陳梁間行遇兩中

一角塾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中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

秦名顯士爭歸之載判常盈車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

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名多矣

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同郡載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

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未邪對

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既覩者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

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憲初舉孝廉又辟公竟無所就天下

號曰徵君

陳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何進輔政引用

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寔之亡也司空

荀爽大僕令韓融並制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

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

定亡天下致吊會其葬者  
三萬人制麻者以百數

鍾皓字李明潁川長社人也少以篤行稱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傳亡林慮長皆不就及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

袁韶字太初汝南汝陽人時南陽人何顥與陳蕃李膺善蕃膺之敗遂為宦官所陷顥乃改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紹慕之私與往來及黨錮解顥辟司空府魏邴原北海人黃巾起將家屬至遼東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至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性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平於東平相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累以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不起卒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田豫漁陽人為衛尉遜位拜大中大夫罷官歸居魏縣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吳曹嵩燉煌人為滎陽令東海相趙咨之官道經滎陽嵩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

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謂  
咨畢辭歸家

晉傅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輔之  
至元庸中為司隸校尉卒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少有風  
格以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  
起家為太子舍人

劉疇字正喬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為閹罪所殺司空慕蔡每歎  
曰若使劉正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文王導初拜司徒謂  
人曰劉正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王左字孝孫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  
胡毋輔之與琅琊王澄北地傳鴨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

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皆所  
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歎曰諸名  
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左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  
下與左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太驚即與長假因免  
為兵稽紹為侍中及遇善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慕次畢三  
年者三十餘人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常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已亞  
遂為善友內總心膂外為爪牙尋用為成都內史

王導為司徒以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布數千端鬻之不售而  
國用不給道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  
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

阮脩字宣子常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後為大傅行參軍太子洗馬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過江為大保專朝政卿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歸資荅子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敬之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濟陽江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晏結歡而別司空何克為楊州擬晷為主簿

郗超為司徒左長史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眾所宗貴如此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仕後秦姚萇為左僕射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希之為人

宋王引為大保凡動止施為及書翰義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為王太保家法

劉湛字弘仁南陽平陽人也少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瑗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湛後為丹陽尹光祿大夫

謝靈運為琅琊王大司馬行參軍襲封康樂公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劉凝之字志安南郡友江人少慕老萊嚴子陵為人立屈野外州里重其德州三禮辟不就

王引之字方平琅琊臨沂人也有高尚之操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引之初為衛軍參軍後解職家會稽上虞及卒顏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引之子暄生曰家君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

袁粲陳郡夏陽人為司徒中書監初名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孝武求改名為粲不許至後言於明帝乃改為粲字景倩南齊何戢字慧景廬江灑人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為左將軍吳興太守卒

柳世隆河東解人少有風器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淡之徒雅相欽慕以為君子之交為左光祿大夫侍中卒

徐伯珍東陽大末人也於蒙山立精舍講授宋明帝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曾參

王寂僧處子也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為祕書郎卒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每賓友會同虛席晤語辭歆如流轉國子博士故大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

宗測隱居廬山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橋禮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水業寺絕賓友惟與同志廋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

不谷

劉璉為武陵王軍參軍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

梁常歎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因書之於壁以自玩

王騫字思寂性疑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之短不事產業有右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為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伯頃而食不周以此為愧後為度支尚書卒王筠初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即署者或勸遂廵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

陸機曾為殿中郎  
後為平原內史  
王元度  
字文度

獨步江東吾得此從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在齊為諸王侍讀奉朝請後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古賢莫此

沈之顛字處點吳興武康人也顛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屢徵南陽王右常侍太子舍人皆不起

馮道根字臣基湘陽人也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慕周敦之器量累遷左右上將軍

後魏傳永為平東將軍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稍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

崔宗承齊州人其父事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為隔

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吊贈盡禮如舊相識此齊司馬膺之字仲慶好讀大玄經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楊子雲周旋河清末為光祿大夫

盧叔武范陽涿人也少機悟豪卒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為人徵太子中庶子不起後周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銀青光祿大夫靜慮子也親沒撫諸弟以篤孝聞榮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寬後官至

湖州刺史

于謹封燕公時驃騎大將軍開封儀同三司唐璞勝姓字文氏

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璞學行廉脩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萬紐于氏瑾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瑾為朝望所宗如此

楊敷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子也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常旣然思慕之官至分州刺史

韋叟高尚不仕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叟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叟談譎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叟至賓館叟不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時所欽挹如此

隋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初以弋獵為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傳

介子班仲叔為人大業中桂州道行軍總管

唐崔敦禮雍州咸陽人少涉文史重節義常慕蘇子卿之為人  
顯慶初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綱觀州脩人也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  
字文紀卒為太子少師

楊師道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  
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餘風

潘好禮初為鹿城縣主簿則天朝徐有功為地官員外郎好礼  
深慕其為人因著論焉

陸象先為工部尚書象光即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克皇太子  
侍讀賀知章族姑子也知章性放曠善諧譎當時賢達皆仰慕

之象先與知章特相友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情態真可  
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恹  
生矣

李進大僕少卿暈子樂愛才慕當時名士與之交結

裴冕為左僕射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竊其貨謂曰僕射  
樣也

後唐宰相李愚少慕晏嬰之為人故初名晏平

### 思賢

詩有彼留之嗟語有則亡之感故知賢者往遺思是深乃有服  
其嘉言念其婉畫失師律以追悼不聞過而增歎以至經舊遊  
而慟哭瞻高壠而盡哀乃知擅其風流必加欽慕雖年祀寢遠

而聲猷益彰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趙簡子晉大夫劉文公會諸侯大夫伐楚反自召陵鄭子大叔

未至而卒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魯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

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礼無驕能以能無

後怨後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曰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又簡子有臣

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

周舍對曰願為愕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歲有

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

舍死簡子復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

皆出曰臣有罪而不自知已簡子曰大夫無罪昔者吾友周舍

有言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言惟誥不若直士之愕愕

昔者紂王默然而亡武王愕愕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

過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孔子哭顏淵慟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不自知已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又曰噫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天喪予者若喪已也稱言

之者痛惜之意

向叔晉大夫也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此自其父之死吾

蔑之與北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之無

不可無不可言皆從

後漢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達少好老子隱華陰人及鴻東遊思

恢作詩

田豐字元皓為袁紹別駕天姿瓌傑權略多奇紹軍之敗也土

分奔北徒聚略尽軍將皆撫膝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將東征吳以復關羽之恥君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軍大敗續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賴玄荊州人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劉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左椽屬喪

楊顥為朝中損益多矣

楊顥為諸葛亮東晉屬典選舉顥死亮泣三日

蔣琬為大將軍問張休曰漢家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

王謀字元泰漢家人也有客止

操行先主以謀為少府

晉陽曇太山人名士也為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輒梁樂彌年行

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

此西州門曇悲不已以馬策加扇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

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孫惠為大將軍參軍陸機及弟雲雲弟耽為成都王所害惠與

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路相攜閣朝一旦湮滅業淪喪痛

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悲豈一人

謝鯨為王敦長史時衛玠卒葬於南昌鯨哭之慟人問曰子有

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

王衍為領軍阮柯為長史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

學洽聞及卒衍哭之甚慟何克為吏部尚書咸康六年司空庾

亮薨及葬克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劉惔為

丹陽人雅善言理簡文初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濛卒臨殯快  
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久之

孫綽字與公善屬文有高尚之志丹陽尹劉卒

綽字真長

綽之誅云

居官無官之事處事無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綽常詣褚裒

言及悵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恕曰真長生

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為名流所敬重如

此

桓玄聞王珣卒於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清爽悟經史明徹同

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尽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

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之

九折風霜構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位居之故也棄以壽終殆

無所哀但情發去來賓之未易耳

宋顏竣為湘東王師時會稽太守張暢卒官顏竣來世祖曰張

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早樹風範問悽愴深切常懷

梁殷芸陳郡人也累遷祕書監任方好漿進士友譽者率多升

擢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如漢之三君也及率芸興建安太守到

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奇指南誰託其為士友所

推如此

劉之遴為南郡太守劉顥為陵王長史及卒之遴啓皇太子曰

嘗聞夷叔柳下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不朽

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謂長太息孰遇

於斯竊痛沛國劉顥耽讀藝文聰明特達合棺郢都魂歸上國

下宅有曰須鑄基板畧撰其事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眷藻  
其枯骨以慰幽魂乃命為誌銘

後魏蘇湛中書侍郎姜儉從母兄也儉為蕭寶夤雍州從事寶  
夤反敗儉為城人所殺湛每謂人曰以姜儉才志堪致富貴惜  
其不遇命也如何

李神雋為儀同路法常幼而脩立為郡功曹早卒神雋與之有  
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為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  
天下事誠難知也

隋楊素字處道高祖時為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柳弘卒於官  
相楊素誅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  
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

惜如此

唐房玄齡魏徵俱為相美載胷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胷卒後嘗  
見其遊處之地數為之流涕

宋璟為相魏知古為工部尚書卒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  
子產古之遺愛能兼者其在魏公乎

周馮道為相初漢劉審交為汝州刺史卒道聞之曰予嘗謂劉  
汝州僚佐知其為人廉平慈善無害之長也判遼磁治陳襄青  
皆稱平允不顯殊尤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  
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  
而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  
行鞭朴不行刻剝不因公以徇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長史

之事簿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於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以致民咨嗟愛慕之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凶盜之餘杼軸空而賦歛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恭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下殺無辜知民是邦本政為民之命和平寬易即劉君之政安足稱耶漫何患不至於令名式道仍為著哭詞六章鐫於墓碑之陰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三

總錄部

四十三

長者

仲尼有言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皆長者之謂歟然則訥言敏行寬柔溫裕篤誠心以待物守不欺而無貳到美於他人處衆之所惡斯蓋急病讓夷薰心濡首先民之攸重禮經之為貴也至有臨難無苟免觀過以知仁御下以至寬誨道以歸善州里率德而咸服政教不嚴而自治便民無爭而怨益亡信為天地之紀有道之極致乎漢田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

也

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

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疑其盜取

不疑謝有之

告云實取

買金償後告歸者

至而歸金郎大慙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惟恐人之

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言則難無言則難張歐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劾以誠長者處官官屬

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後漢趙孝以父任為郎其父晉王莽時為田禾將軍孝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長亭先時聞孝過當以有長者客洒掃待之孝既至不自名亭長不肯內應聞曰聞田大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卓茂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曰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稅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惟不好爭如此甄字建武中為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字復恥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寇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時稱其長者有宰相器位執金吾梁鴻扶風平陵人也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

財欲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常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周嘉汝南人仕郡主簿太守何敞討賊為賊所圍嘉號泣請以死贖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以問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陳重舉孝廉為郎有同着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即後覺知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綉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綉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綉

還主其事乃顯劉寵為大尉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嘗出京師歛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火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言懼其死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租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張其

不校

校報也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

位太尉

陳寔穎川人也為郡切曹時中常侍候覽託太守高倫用吏論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候

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卿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郎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為候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自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彈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建寧中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止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璧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刻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遣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牧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位侍中騎都尉

劉虞在鄉里時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位大尉

姜肱彭城廣戚人也嘗遇盜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高鳳南陽葉人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戴封遇賊財物悉被掠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位太

常曰... 承宮琅琊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時有人就認之宮便付與而去由是發名位侍中祭酒... 公沙穆北海膠東人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布語之言如此售當告賣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賈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乃不受錢而去仕至遼東屬國都尉

段穎為護羌校尉坐討羌無功輸作左校吏人守闕訟段以千數朝廷知段為郭閼所誣詔問其狀段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

滕延為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為長者

高順為呂布將布後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亦終無恨意

魏管寧北海朱虛人鄰有牛暴寧田者牛著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王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吳陸遜為大將軍兵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太帝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也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自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

不可也帝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居永具躬

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歸焉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請公憲而之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此民何以復留遂出装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得名

晉庾純與荀販俱為大將軍所辟販整麗車服肫率素而已販以為愧恨後純坐事免復為散騎常侍販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奏販以私議貶奪公論誣罔朝廷販坐免官販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

阮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位東陽太守

鄧攸陷石勒長史張賓先薦之勒頗禮焉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庶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為醉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位右僕射

王延西河人也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後人自知妄人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

桑魏郡黎陽人有園在宅比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踰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之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歡然尽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默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山家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位寧朔將軍

周昉字士達漢末避地江南因家廬江尋陽鄉人盜昉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庾亮爲征西將軍所乘馬有的顛啟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里所重常推誠行已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大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官至大司農卒

郭文隱居餘杭大辟山採竹葉木實買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置人有致遺取其鹿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於菴側文語人人取賣之所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

范喬陳留縣外黃人字伯孫高尚不仕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曰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顯

難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  
經於官士貴見大道而有仁義范伯之謂也其行身不穢於物  
所歎服如此

孫畧吳國富春人時年飢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畧見而避之  
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  
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家于臨川不交世  
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主表題經年無  
主然後乃作稍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  
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送之徒  
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  
由是士庶咸敬為翻嘗墜刃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  
不取固辭翻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  
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乃於水路人帳為乃復沈  
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嘗以耕  
藝為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水下大暫以犢還冲  
冲竟不受有犢牛犯其木稼冲屢特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  
乃不復為暴位太子右庶子

宋謝弘微口不言人長短而兄曜好臧否人物曜每年論弘微  
以他語乱之位侍中

謝方明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為牧守守承代前人不易其  
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郭原平有至行為鄉里所推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  
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賣者稍  
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溫遠宅為溝以通於水宅  
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損者原平遇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  
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土小  
橋令足通行又採筍置籬外隣由慙愧無後取者又嘗於縣南  
郭鳳埭助人引舡過有相鬪者為吏所錄鬪者逃散惟原平獨  
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識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  
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位會稽太守

沈道虔吳人居石山下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  
隱待切者去乃出人又拔其屋從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

成林更有佳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敢受道虔  
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招拾自資同招者或爭穰道虔諫之不  
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輒云勿令居士知

吳國義與入也有義讓之美人有切其稻乃引還為設酒食以  
米送之

刘凝之字安隱南郡枝江人嘗為封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有  
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家中覓新者備之此人後於田中  
得所失屐乃送還不肯復取

臣欽若等曰凝之  
宋書梁書皆有傳

南取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  
卿屐邪即跣而友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  
而受之韓係伯襄陽人也襄陽士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

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父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士曰非卿桑枝梁主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允博厚所歷賊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各嘗盜脫志車慣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賓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為長者位散騎常侍裴子野廷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此自免黜父之終無恨意

明山賓性篤寔家中嘗之用貨所乘牛既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退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位至侍中

何點廬江潛人也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  
庾詵新野人也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

范元琰吳郡錢塘人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園琰遽退走毋問其故具以實答問盜

者為誰答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  
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筭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  
大慙一卿無復草切

蔡凝自中書侍郎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脩緝中書  
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

後魏高允為尚書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和十年四月有事西  
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驢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  
處孝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  
無悉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異壽扶持允曾雪中遇太驚  
倒扶者太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

李孝伯常引網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  
抑折及見大武言其所長不隱人姓名以為已善故衣冠之士  
服其雅正位秦州刺史

崔光詔其家資產弟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澗刑子  
才曾貸錢數万後送還之光詔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之竟不  
納位大傳詔議參軍

刑藏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所愛敬位尚書令

李元忠家素富在卿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卿甚敬之  
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戎還經南郡以路梗共投  
元忠奉絹千餘疋元忠惟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導守曰  
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拾避位驃騎大將軍

爾朱代勤為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獮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

乃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  
意  
宇文測為駙馬都慰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盜之物即其妻  
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  
乃不認焉遂赦得免

張文詡為博士仁壽末學廢策杖而歸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  
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  
持去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為遠近所悉隣家築墻心有不  
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  
令禁之遂為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  
之因謂其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者皆此類也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隋有天下畢至不仕有牛犯其田者士謙  
牽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其家僮嘗  
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至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元褒  
字整孝為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俗者而執之  
褒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帝遣使  
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  
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帝謂褒  
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  
臣受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謗不付法司  
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率牽愚誠無故刑法不持文書約束至  
今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

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絏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  
帝歎異之稱為長者

唐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奉明經授武玄尉充使詣京師止  
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  
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忽聲恐為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  
財足以仰遺盜者賚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

趙琰字叔起初符氏亂琰為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  
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呈與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  
切責勅留輕糶嘗送子應冀州嫂室從者於路偶得一羊行三  
十里而琰知之令還於本處人買鉅刃得剽利六百即命送還  
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後為淮南王府長史比齊

崔迂為吏部主議麟趾格遲親遇日隆好篤人事言邢邵宜任  
府僚可以兼管機密宣武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  
毀遲宣武不悅謂遲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痴人  
也遲曰子才言遲短遲說子才長此皆是實事不為嫌

元文遙後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有地十頃與物無  
競仕齊為侍中魏之將季孫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  
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  
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

後周孟信魏末為趙平太守及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老其兄  
子買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任在所信適從外  
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

君不須買也。杖其兄子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文帝帳下人也。文帝深歎異焉。

趙軌為魏王爽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於是訪知禾主，酌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

隋盧昌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至死。牛主陳議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闕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也？拒而不受。性寬厚，皆此類也。位儀同三司。

王友貞口不言人，過時論以為直君子。後特授太子中舍人員。

外

源乾曜玄宗時為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帝令京兆切捕之，餓於野外，獲之。其鷹掛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義，當不以此賞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旨之罪。帝一切不問，眾咸服。乾曜臨事不懼，而能引過在己也。尹京三年，政令如一。孔述菴為秘書監，史館脩撰時，令孤垣亦充脩撰。與述菴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菴，皆讓之，竟不與爭。時人稱為長者。杜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泛口不忤物。位平章事。任迪簡為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常有軍晏者，悞以醢進。迪簡知誤，以景略法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偽而容其。

過以酒薄白景略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  
錢徽為禮部侍郎長慶元年知貢奉放進士鄭明等及覆落朗  
者十人貶徽為江州刺史先是宰臣段文昌翰林李士李細懇  
言進士楊子渾周漢賓二人放徽繼以私書及徽貶有諷徽令  
盡獻文昌李紳等私書帝必開悟者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  
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邪命子弟焚之時義以為君  
子之不取也

後唐王正言為魏州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戕任  
小民端慎與物無競嘗為同職司空邈所凌正言心下之

晉崔稅屬詞頗工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即焚其藁懼泄  
人之假手位太子賓客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四

新刊總錄部 四十四

知禮家法無矜嚴

知禮

夫衣冠中度動作敬慎有方之士也是故君子以礼自防擇地而蹈着誠而去偽別嫌而明微如衡誠懸豈輕重之或爽猶水在器故方圖而有準處閨門則宗族序在朝廷則君臣正祗庸之德於是乎生殆辱之尤無自而入信哉釋田增美安上上民捨礼何以哉

石祁子衛大夫駘仲之子也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莫適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繫則得吉兆五人者皆沐浴佩

玉心正且知礼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

季武子魯大夫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反之魯孫季孫杜氏之葬而西階之

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而自周公以來未知有改也基吾許其大而

不許其細也何君命之哭

語此者善其又奪人之恩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塋於羸博之間

季子名礼讓國居延陵因號為春秋傳謂延州來羸博奔地今太山縣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

習於礼者也往而觀其塋焉往之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其飲

以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塋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亦即也輪從也

隱處也封可乎據謂高四尺所既封左祖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

任命也若魂氣則無不知也無不知也還也號哭且言而遂行

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礼也其合矣乎

陳尊已魯人乾昔之子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尊已曰如我

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吳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乾昔死其子曰以

殉塋非禮也况又曰同棺乎弗果殺尊已不忍陷孔子在衛有

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

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恋

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小子識之我未之能

行也哀戚本也 祭祀末也仲由字子路為季氏宰宰治邑李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

以燭謂舊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以其有跛以臨

祭其為不敬大矣偏任為跛 依物為倚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階質明

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室事祭時 堂事殯時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

礼乎多其知礼魯參武城人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曾子曰將何

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為不可發出

曰反哭於尔次次舍館人專之也曾子北面而為曾子寢疾

病病謂疾目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元曾申坐於足曾元曾申

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人併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華寢也簣

謂牀第也說者以脫為剗節目字或為剗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懼然曰呼呼

慮之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也元起易簣未之能易也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

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天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曾為卿而為也華急也變動也幸觀也曾

子曰爾之愛我也不知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已之德細人

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

矣斃仆也牽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命雖困猶勤於礼

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曾子吊於負夏負夏地主人既祖墳池

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推柩而反之反於載處

為奠高奠徹之誤也真徹遣奠祖說真婦人降令反柩婦人辟之復

更始降婦人而後行禮禮既祖如婦人降令反柩婦人辟之復

欲矜實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之怪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且胡

為其不可以反宿也說給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言非子游

曰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廷壘於墓

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曾子聞之曰多以乎予

出祖者善子游曾子襲喪而予子游楊喪而弔曾子指子游而

示人曰大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喪而吊也曾子蓋知

喪帶經而入於主人變乃變曾子曰我過也大夫是也服且善

小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

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予何觀焉與反昔者夫子

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封築之為壘堂見若坊者矣坊形

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覆瓦也夏屋今之見若斧者矣斧

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焉為功馬驥封之謂也俗間今

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一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

上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

孔子之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伯魚之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

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母服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

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謂時可以行而財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

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

而時不得行者行無疑也喪之禮如子

贈禮之屬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親執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言以已疾時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

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

日杖而後能起。為魯子言難

縣子魯人也。陳莊子厄赴於魯，魯欲勿哭。君無哭，薪目大夫之

常之孫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

憶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其不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

勿哭焉，得而勿哭。言時君弱，臣強，政在 且臣問之，哭有二道：有

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 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

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漢石奮為中大夫，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執焉。路馬，天子

之馬，執謂執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有疾，梁松友後之，獨拜牀下，援不答。

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

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

張湛為左馮翊，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

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執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吳虞聳為河間太守，疾俗喪祭無度，弟曷卒，祭以少牢酒飭而

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宋王弘，晉末為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父珣卒，未克喪，後將軍

元顯以為謫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實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為謫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惟弘固執得免無南齊殷叡字文子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叡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鄉名者叡歛容荅曰殷族相悴誠不如昔若此百為虛故不足降此時為實彌不可聞

梁謝朓初仕宋為衛將軍長史明帝嘗勅朓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王比尊王陽

後魏李諧為給事黃門侍郎遭母憂還鄉里徽為素尹將軍如故以禫制未終表辭朝議亦以為優仍許其讓

唐王珪為侍中子敬直尚帝語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舊姑之儀自工姬下降北事多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陛下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筭行與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自是公主有旧姑者備婦禮自珪始也

李大亮為長安副留守遇疾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

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  
苗晉卿上黨壺關人為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會入許因陳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門縣人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下公門軼路馬况父母之國所宜尊敬汝何

言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  
崔造為建州刺史興元元年詔徵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休與  
朱泚作亂上疏請罪不敢赴闕帝以為有禮優詔慰勉拜吏部  
郎中  
後唐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事閔帝潘邸知書樂善動皆由禮  
晉張礪初仕後唐為翰林學士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  
父侍先人左右頗亦敬奉諸幼子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  
詢於同僚未有以對礪即託故歸於金陽閑居三年不行其服  
論情制宜識者韙之  
馬全節為鄴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攔詣縣庭謁拜  
縣令沈邁邁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  
勿讓之也州里榮之

### 家法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傳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蓋夫閨門之內德範所出位在乎正治尚乎嚴故能致恭肅之  
美流敦睦之譽古之君子莫不先治內而後施於有政者也乃  
有禮同賓饋法如官司進止有常體貌無懈繇是少長咸叙孝  
慈廉督茂元宗之德藹王家之訓聳人倫之瞻仰着方來之模  
楷非乎仁厚成性德義居質者亦何能是哉  
翼缺晉人晉大夫曰季使舍於翼也翼缺釋其妻盥之敬相待

如賓

夫婦相敬如賓

士會晉人為大夫家雲治

漢石奮孝景季年以上大夫祿居老于家子孫為小吏未歸謁奮必朝服見之不名子過有過失不諂讓為便坐便坐於便側之也非正室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祖故謝罪改之乃許子孫

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申申整僮僕許許如也二許敬謹

之唯謹謹以謹帝特賜食為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其

執喪哀戚甚執喪也執親子孫遵教亦如之奮家以孝謹聞乎

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質重子慶出於齊齊國

魯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不治言無所治罰

後漢李守通父也為王莽宗師鄉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守居家與

子孫允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

後世法禹位至太傅

樊重南陽湖人也性溫厚有法度二世共子孫朝夕礼敬常若

公家

張湛字孝扶風平陵人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

子若嚴君焉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位太中大夫

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礼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

表

仇覽初為滿亭長後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雖在晏居必以礼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

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之声

陳紀字元方大丘長寔之子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

推慕其風位大鴻臚

司馬防歷官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坐曰不敢坐不指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魏裴潛清潔守道每為牧守而父京師出入薄軍車郡弟之困盧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奪其履檢家度自魏興少能及者常林好學帶經耕鋤常自饋饋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位光祿大夫

曹純業富於財僮僕人以百數純網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位議郎叅司空軍事

吳刘其字正興繇之子也基遭多難嬰子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群居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位光祿勳

晋何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声樂嬖幸之好耳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酢酢既異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位太傅

庾亮風度峻整動由礼節閨門之內不肅而威時人或以為夏

侯大初陳長文之倫也

大初玄字長文犀字

位西安將軍

孫盛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位秘書監宋謝玄微從叔峻以為嗣事係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尽其誠敬内外或傳語通訊位右衛將軍南齊王延之為右光祿大夫竟陵王師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

多節歲問訊皆先剋白子倫之見兒孫亦然  
劉璠為武陵華征虜參軍璠兄璠夜隔壁呼璠共語璠不答方  
下牀者衣立然後應璠問其父璠曰向東帶未竟其位操如此  
梁劉潛奉寡嫂甚謹家內臣細必先諮嫂與妻子朝夕供事未  
嘗失禮時人稱之位穆章內史  
范雲為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  
陳玉場為左僕射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偏及  
近親敦誘諸弟並稟其規訓

後魏李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  
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崔浩母盧氏謹孫也浩著食經叙曰  
餘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

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  
亂飢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  
先妣慮久廢志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授食經九篇文  
辭約率婉而成章聰辨強記皆此類也位撫軍上將軍

楊椿弟津孝友大至兄弟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  
嘗欲為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椿子昱已下率多孝尚時人莫不  
欽羨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  
有盧淵兄弟及椿昆季當世莫逮焉椿位太保

盧度世子淵景等父母亡後百口同居親從昆弟常旦省諸父  
出坐別室至暮乃入廟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率以禮如此  
許詢字礼伯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

常稱其家風  
宋推字李預性清嚴治家如官府  
鄭瓊兄弟雍睦其諸弟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無有相通為  
時人所稱美  
辛少雍為給事中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為時所重少雍辛  
妻王氏有德義與其從子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  
門禮讓入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崔挺子孝芬孝暉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  
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暉奉孝芬及恭順之  
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衆顏色一錢尺  
帛不入秘房凡有使用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  
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  
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謹家事巨細一以詔決每兄弟出行有  
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諸凡巨細芬白裁之如此者  
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郎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相少有孝  
行亦居家孝友為宗族所稱挺位北海王詳司馬北齊高隆之  
為大保錄尚書寡姨為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甚  
以此稱之

崔俊為侍中俊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時所稱  
位東兖州刺史

羊裂家傳素業閨門脩飾為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大和中於  
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為尼咸存戒行位驃騎

將軍後周李和為柱國大將軍和立身剛簡老而愈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

裴俠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者咸付一通

柳靖河東解人也為廣德郡守隋文帝受禪遂退居鄉里閉門自守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庭下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廣德知也

隋柳敏有高名好禮篤孝治家如官位太子太保

崔洪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時所稱位檢校大府卿

唐李勣為司空閨門之內肅若嚴君位太子太師

崔右甫字貽孫大子賓客馮之子家以清檢禮法為士流敬慕位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晟封西平王理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已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况姑在堂婦當奉酒供以侍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

郭曜尚父汾陽王子儀長子曜性孝友廉謹子儀出征居外曜當留治其家少長千人各得其所位太子少保

穆寧字子贊與弟質員賞皆以家行人才為縉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治家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贊最詳謹

至今言家法者以穆寧為嚴訓之家寧位秘書監  
晉張仁愿兄仁穎善治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  
年所如新市焉位大理卿

周裴羽為左常侍性謙恭靜守居家嚴肅累將命于四方不渝  
所履頃在洛邑其鄰未嘗聞一日諠譁故終身無玷時論多之  
鄭受邑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澣澣生從諫兩為太原  
鄴度使再登相位從諫兄處誨為汴州節度使家世清儉深有  
士風中朝礼法以鄭氏為最誨生受並受益亦以文孝致身累  
歷臺閣

矜嚴

容止可觀傳紀孝熙之德威儀不忒詩稱豈弟之風豈君子佩  
服前訓叔慎厥躬方正積中而端莊發外風範詳雅而進退矜  
嚴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動有常度識視而不差居無隋容造次  
而罔失雖處閭而必整抑在野而益嚴正色詳言對妻子而無  
數間居燕處聞雷雨而必變遠暴慢於朋友化慎厚於閨門足  
以儀表薦紳鎮靜雅俗仲尼云整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其是之畏乎

漢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李士皆師尊之後為膠西將軍  
雋不疑字曼倩敦海人為郡文李武帝末直指使者暴勝之至  
敦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

古長劔首以玉  
井鹿盧形上刻

未作山形刻似蓮花初生未  
敷今大劔未首其狀似此

佩環珮

帶玉環又  
有玉珮

褒衣博帶

褒大裙也言着褒大之裙廣博  
之帶也

盛服至門上謁

上謁若合通名上

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

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

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履不着跟曰躡謂納履來正曳之而行其遽也後

為京兆尹霍光為大將軍封博陸侯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

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

此

後漢李忠初以為父任為即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礼脩整

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

王莽改信都曰新博都尉屬也

郡中咸敬信之

侯霸字君房為太子舍人矜嚴有威容

張湛字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礼動止則有居處幽室必自

脩整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終太中太夫

朱暉性矜嚴進止必以礼諸儒稱其高位至尚書令

徐防明帝永平中奉李廡除為郎体貌矜嚴

占對可觀帝異之勿趨為東海相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惰

容焉

魏郎為尚書被黨議免歸性矜嚴閉門整法家人不見惰容

鄧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

嘗賜席接以温色後為護羗校

朱穆少有英才李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

督郵

袁安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郡功曹

第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

皆夷踞相對

夷平也  
踞蹲也

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竒其異

遂與共言

侯瑾敦煌人也常以礼自收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病称疾不到司防性質直方雖晏居簡處威儀不忒仕至騎都尉

魏崔琰為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大祖亦敬憚焉

王郎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愔慨多威儀位至司空

吳吳範為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睦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不肅敢輕脫

晉和嶠字長輿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位至太子太傅

王邵字敬倫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隋替之容桓温甚器之終吳國內史

孫 吳国富春人恭孝清約李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徵辟並不就

庾亮字元規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

宋謝弘徵性嚴整率止必脩礼度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位至侍中

王敬弘形状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基八勢位至左光祿大夫

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未曾伸後終於都督孔

顛為陸王冠車長史又隨府轉後軍長史凡二府長史典籤詔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

顏峻為吏部尚書容貌嚴毅

謝方明初為高祖主簿性嚴格雖處閤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

范謂畢之子幼而整潔衣冠竟歲未嘗有塵點及睥反伏誅

袁粲字景情峻於儀範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

高僕射張稷曰公見人輒矜嚴

位至司徒侍中

南齊江軻方伯倫真言有孝行宗人江槩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軒則敬挹焉

王思遠立身簡潔明帝弟季敬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

都水使者李珪子常曰見三思遠終曰安座不妄言笑簪帽衣

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

橫唐哭卿宰便憶見思遠言其反也思遠位至侍中

梁范岫恭敬儼恰進止以禮位至金紫光祿大夫

王茂為中權將軍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

何敬容為太子中庶子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入

後梁柳洋河解人少有文學以禮度自居與王湜俱以風範方正為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

陳蕭引自叔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度

釋褐着作郎

顧野王少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履行皆人所莫及位終光祿卿

後魏封軌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吾聞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言者慙退位至征虜將軍

常爽言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謔之容後為宣威將軍

裴粲為洪農太守免官曾詣清河王懌下軍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

北齊崔瞻字彥通清河東武城人聰節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安發年十五刺史高昂署主簿劉禕字彥英彭城人性弘裕有威重身長六尺容止可觀雖昵友密朝夕遊處莫加位至睢州刺史

趙將父彥深有七子將最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位為散騎常侍

後周長孫紹遠魏太史稚之子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位至小司空

唐瑾為司中大夫兼內史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期常着衣冠以對妻子遇迅烈風雖閑夜晏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

長孫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奧雖在私室終日儼

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及爲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群公侍坐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其所失後爲荊州總管嘗詣闕時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隋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

裴邃河東聞喜人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爲從事中郎

隋令狐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起家吏部上士

唐李嵩爲太常卿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見稱

韋斌早脩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位至太常少卿

鄭珣瑜爲河南尹迎送中使皆有常處吏窺之不失尺寸

崔郾資質偉秀神清雅重人望愛之終不可治不知者以爲事高簡拘靜默耳終子游西觀察使

令狐楚威儀嚴整望之谷不可犯性寬厚愛重而無門雜賓嘗與從事醺語方酣有非類偶至因立命徹去筵席毅形語色故累居重任真之稱如初

梁趙凝爲襄州節度使氣貌甚偉好自脩檢每整衣冠必使人持臣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令侍妓持紅拂以拂之人有語犯其家諱者往往遭其擯楚其方嚴也如是後唐趙光逢風神秀異從微至著動守規檢見者肅然議者器之自爲玉界尺位至司空平章事

新刊鑑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五

總錄部

四十五

先見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其道覺斯民也非予先覺之而誰也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蓋識在機先智周物表見於朱萌明於未兆達於事變知微知彰導生民耳目曰真賢人之高跡也辨其亡明理亂知進退定禍福立身行道以御于家邦不臻斯理未盡善也是故入境知化入國執政色斯牽矣翔而後集觀其容而辨其心聽其音而審其變鳥巢高而舊屋大識其政暴要我餘而樂不作知彼誠哀謂彼髮而將戎觀超乘而必敗先見知明皆斯類也曰

殷箕子為太師紂始為象着箕子難曰彼為象着必為玉杯為  
玉杯則必思遠方珎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  
不可振也

周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慕弑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  
齊侯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而親太公曰後世  
寢弱矣信漸微故魯文公以後祿至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  
公陵夷弱三十四而為楚所滅

王孫滿周大夫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  
胃而下超乘者三百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譏師輕  
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

敗乎晉人敗諸穀獲其三師丙術視芮良大夫也屬王說榮

夷公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  
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以是教王王  
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  
得極猶曰怵惕懼恐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  
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而惧難乎故能載周  
以至於今全王季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  
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能榮公為鄉士諸侯不享王流于

疑

史伯周大夫鄭桓公為司徒甚得衆與東之人問於史伯曰王  
室多故餘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軍戎翟必

昌不可福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呂應鄧陳蔡隋唐荆蛮芋

鬻能之後申呂姜姓應蔡隋唐皆姬姓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陳鳩姓也

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泉徐蒲衛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

徐蒲皆赤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在翟者也路泉

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邾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子姓是非王

之支子毋弟甥舅也則皆荆蛮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

也其濟洛河賴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為大虢東虢虢仲

邾姓當函王時於子男此二國為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

而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晏子曰

周亂而整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

不克矣若克二二邑鄆蔽補丹依矇歷華君之士也言克虢鄆則此八國

皆可得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茅騫而食溱洧脩典刑以守之

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

其必興矣姜嬴荆羊實與姬諸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世荆羊

其代強更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克秩宗炎帝嬴伯夷之後也伯夷

男虞官少暉伯夷能礼於神以佐老者也伯翳能議伯物以佐

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與者周衰其將

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百之國今在南陽

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邾之問問為邾南謝北也

襄楚取也魯昭元年傳曰葬王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為周言

干邾謂之邾教是也若更邾而周訓之是易取更以君道道且可長周

而末及若更邾而周訓之是易取忠信也且可長周長

周

之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怠於必弊者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今王棄高明照顯而好諛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

窮固謂狹輔豐滿皆賢明相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則同則不

繼以他平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俾同尽乃棄矣

先王以土輿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蘇五味以調口剛四

支以衛体和六律以聰耳正七体以役心役營也七体首七窺

口為心談平八素以成人平正也八素者謂八体以應八卦乾

巽為眼坎為建九紀以立純德建立也純一不駁也九純九藏

性命立立純德也周禮曰九合十數以訓百体所謂近取諸

也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夫臣士

也合此十數之位以出千品其萬方百官有微品十微王謂位

訓導百官之体也

位謂之方計議事材兆物收經入行該極計等賈材成唐說皆

方道也云十萬曰億萬億曰兆從吉事也經常該備也數極於該方

舉九該故王者居九該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

之數也蘇樂如一夫是蘇之至也於是乎先生聘后於姓異求財於有方

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声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

無果物一不講也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博同天奪之明欲無弊

得乎夫號石父諛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剗同也棄

聘后而立内妄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顏也周法不

昭而婦言是行用諛慝也不建立卿士而狡試幸行暗昧

也誠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之人以為卿士而妹薛之用之

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謡曰檠狐箕服實亡周國

山桑曰槩孤弓其木名服矢房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驚是器者五使執而戮

之府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棄之此人也收之以奔褒褒

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又矣其又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

之曰夏之褒也褒人之化為二龍以同于庭而言曰余

褒之二君也夏侯下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告卜請其縶而藏

之吉乃布幣為而榮告之龍王而縶在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

婦人下帷而譟裳正曰帷化為玄黿以入於王府黿或為蛇蟠象龍府之

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屬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

而棄之孤為夫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

逃于褒褒人狗有獄而以為入於王褒姒王遂置之而嬖

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又矣其為毒也大矣

將侯淫德而加之為獨之莫暗者其殺也精熟為莫暗極

申繒西戎方強申姜姓齒王前后太子宜各之舅繒微姓申之

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欲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

之申申人弗卑必伐之早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

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口口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

也凡周存亡不三稔君若欲辟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

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其在晉乎公曰姜嬴其

孰與對曰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與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

子為宣王大夫詩叙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姜性之有德者此二人為姜嬴之雋且因大故近與也

公說乃東魯友賄號鄩受之十邑皆有奇也十邑謂號鄩鄩蔽補丹依膝歷華也

後桓公之子武公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一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

王室始騷騷亂也十一年而弊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伐與

國衆仲魯大夫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

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以亂猶

治絲而棼之也絲謂棼溫所以益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

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過

夫親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雷用其民於

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衛人殺吁于濮

洩伯鄭大夫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涖盟軟如忘洩伯曰五父

必不免賴盟矣洩伯鄭良佑鄭大夫如陳涖盟亦知陳知將服

亂也入國觀其政也

師服晉大夫也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封桓叔于曲沃晉魯惠公也

靖侯之孫欒賓傳之亦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則寵

師服曰吾國立諸立家卿至側室側室衆

大夫有貳宗適子為小宗次者為士有隸子弟士卑白以

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是以民

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

又呼又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太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義名

禮以體正正以正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

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喜耦曰妃怨耦曰仇吉之命也自古有

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桓叔俱取於

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靖侯之孫欒賓傳之亦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則寵

白安封成師為曲沃伯師服曰吾國立諸立家卿大夫卿至側室側室衆

戰以高名所附意異故思服知桓叔之黨  
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

鬪伯比楚大夫也魯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還

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也遂見楚子曰必濟

師難言屠瑕將敗楚子辭焉不解其旨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

其非衆之此意不在於意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狀也

年十一必小羅君莫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天固謂君訓衆而好鎮

撫之撫小民召諸司觀之以令德訓諸司見莫敖而告諸天之

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大不借貸慢不然夫不豈知楚師之不行

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羅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騶甥聃生

養甥皆鄧祁侯之甥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

也祁謚也姊妹上而享之三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任鄧侯弗許

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齊喻

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自言害其

所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為取餘言君無復

弗從還中年楚子伐鄧伐中述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後伯周

大夫也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頹亨五大夫樂及偏舞皆舞六代

鄭伯聞之見號叔叔貌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

子頹歌不倦樂福也夫司寇行戮刑司寇君為之舉去或而况敢

樂舞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莊二十一年

鄭伯殺子頹享王於闕西辟樂備闕象委也樂原伯曰鄭伯效

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五月鄭厲公卒史蘇晉大夫

效子頹偏樂也

也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為大夫奚齊其悌

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生曲沃以速懸懸 臨重耳處蒲城夷吾

處絳以傲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戎

之乎亂本生矣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

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 始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

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恥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好 美

也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 益從其惡

心必敗國且深亂必自女戎三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

二公子二公重耳奔 翟夷吾奔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本 謂史蘇

士為晉大夫也魯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 莊十六年公將上

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宿御戎畢万為右高公御右也夙趙衰 凡畢万魏双祖父

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 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

曲沃賜趙夙耿賜畢魏以為大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為得立位以卿謂 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

至為吳太伯亦可乎大伯周大土之適之知其父 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

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 勝於留而有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灾天若

祚天子其無晉乎為晉殺申 生傳也卜偃曰畢万之後必大卜偃晉掌 卜大夫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事啓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

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必有象

僕人贊晉太子申生之僕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絮

之衣佩之金珮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珮 如还而决以金為之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

也殆 危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不立奇異不立 不得立使之出征先

也

以觀之觀其故告之以離心以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中分也堅忍金塊

其則亦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害

其身必則危之外危之使危曰眾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

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字古諶將服是衣必先諶之周礼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歐疫也

其言曰盡敵而反言為狂夫雖盡敵其若內諶何申生勝翟而

友諶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舟之僑號大夫也閔元年

號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汭田

殃將至矣遂奔晉明年晉滅號

號射晉大夫也魯僖公八年晉里克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以

敗狄於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

不恥走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恐怨深而號體曰期年狄

必至示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郭偃晉

大夫也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

鎮芮奠芮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莫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

諫而諫不忠受君之罰不祥離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離天之

禍無後無後志道者忽忘將及矣志識及文公入文公秦人殺

莫芮而施之莫芮既納文公悔將殺之文公知之僭會秦伯子

宰孔周大夫也僖九年齊會諸侯於蔡丘宰孔先歸既會先遇

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

在莊三南伐楚在四西為比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信或

十一年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戒獻晉侯乃

還不復會不復

復西域

卜偃晉大夫也號公敗戎於桑田桑田號地在弘農陝縣東地卜偃曰號必

亡矣亡下陽太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鑿自照所以而其疾也則

疾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

內史周大夫也魯僖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王惰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

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祀不

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

之更立文王

王孫說周大夫也魯成公朝周簡王使叔孫僑如先駛且告見

使先備且說與之語言於王魯叔孫之來也有異焉其享覲欲

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性畏其弱

後遣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昌人王其勿賜若貪凌之人來

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捨也議之施予也捨

予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猛毅主猶名也主德而已德賞

人罰當罪是德象也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

魯侯至仲孫蔑為介在實為介所佐相禮象王孫說與之語讓說說好也言蔑好

讓也以語王厚賄之

辛有周大夫也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

適伊尹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

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僖二十六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石祭鄭

大夫也鄭文公子蘭出奔晉文公甚謹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

以告鄭石祭曰吾聞媾姓乃后稷之元妃媾姓為後之女稷妃其後當有

以告鄭石祭曰吾聞媾姓乃后稷之元妃媾姓為後之女稷妃其後當有

與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尽死已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園  
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玄子蘭立是為穆公  
先軫晉大夫也秦晉戰於殽晉獲秦將孟明視西訖術白乙丙  
以歸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  
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  
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叔  
仲刺秦中殺秦君  
惠伯魯人也魯文公九年楚子越椒來聘執弊教子越椒令尹  
子文從子教不敬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教氏之宗傲其先君  
神弗福也宣四年楚滅若教氏  
王子伯廖鄭大夫也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歆為卿伯廖

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震上豐之離三三豐上六

易之論變故雖不筮必變而為以變言其易豐止六日豐其屋  
節其家闢其戶闢其無人三歲不覿內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  
過三歲弗過之矣三不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晏桓子齊大夫也公孫歸父母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

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

自懷懷必貪貪也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思也

劉康公周卿士也諸侯朝王遂別劉康公伐秦成子受賑子社

不敬賑且社之南也盛賑器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養威儀不能者敗之以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

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膾膾祭也戎有受服神之交神之大節也大節今

成子情棄其命矣情則失中其不反乎為成肅公晉侯使趙同

獻狄俘于周周不敬刘康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原叔趙

天奪之魄矣後晉人殺趙同

士貞伯晉大夫也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相子游公授玉

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

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且不能久視流端諦

季文子魯大夫也魯成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

必不免言將不能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言天道顯明

受其命甚難不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申公巫臣晉大夫也晉侯使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兵公立

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曰成已惡莒子曰辟陋在

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對曰夫狡焉狡猾思啓封疆以利社稷

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從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

人當唯此為也

勇夫重閉况國乎為明年苦潰傳

甯惠子名殖衛大夫也衛定公享苦成叔教甯子曰苦成家其

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翫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

酒思柔匪傲教万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三年苦成家

亡未明

孟獻子魯大夫也晉卻其乞師于魯事不敬獻子曰欲氏其亡

乎礼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光君之嗣邾也受命  
以來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邾又晉

藥廩來乞師猷子曰有勝矣早讓有禮故又襄公十六年月鄭

子耳伐宋七月侵西魯鄙九月侵宋北鄙孟猷子鄭其有笑乎

師慶已甚周謂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固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韓猷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譜而殺之及

藥弗忌藥弗忌晉伯州犁奔楚伯宗韓猷子曰郤氏其不免乎

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驪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驪也為十七年晉殺

三郤傳

范文子晉大夫也晉驪公敗荆於鄔而反文子謂其宗祝曰君

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

歸私必照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死先難為免

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長魚矯晉大夫也勵公殺三郤長魚矯負變書中行偃而言於

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日而尸三卿不可益也

對曰臣聞之乱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令治

政內乱不可為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也德刑立姦軌並至

臣脆弱弗能忍侯也乃奔翟三月勵公殺

單襄公晉大夫也晉既克楚于鄔使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

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交酌好貨皆厚飲酒晏語相說也

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邾至見郤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奢温

季以必相晉國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必先導焉可以樹  
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

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疆之背宋之盟一也葉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

故逐令二國之好盟在魯成十二薄德而以他賄諸侯二也鄭

年至六年楚鄭皆盟而伐宋棄壯之田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幼弱司馬子

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賄鄭叛晉從楚也賄建立鄉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楚夷

東之夷也三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師族力方剛卒伍治

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師強禦三也

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

五敗而避之者人也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疆之

欒樂書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代勇而有礼

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礼也能獲

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

矣吾即桓公自謂抑晉國之幸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乎郤至位有七人

下故恐次謂我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

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令欒伯白下軍位是三子也吾有過

四之無不及也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

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

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

乎君子不自稱也非其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凌上者也

不可蓋也求蓋人抑下懣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罔民

惡其上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

用子

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  
 有惡於楚也故傲之以昔而欲至佻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佻  
 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  
 代之有夫仁礼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  
 之礼蓄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礼為羞姦勇為賊有三姦  
 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  
 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  
 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加陵之會  
 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其見單于其語犯犯言郤犇  
 見其語迂犇晉卿錡之族父步揚之子吾成也迂迂回加巫人郤至見其語伐伐成好自齊  
 國又見其語尽尽者尽其心意善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犇

之譖單襄公曰君何患為昔將有乱其君無三郤其其當之乎  
 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見乱敢問天子乎抑人故  
 也對曰非無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  
 殆必禍者也夫君子自以定体足以從人是以觀其容而知其  
 心矣自以處義足以步目目体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  
 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  
 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民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  
 者而亡其一為偏喪也既喪則國從之既尽四者尽喪晉侯爽  
 有咎咎偏及身也國從而亡二吾是以亡爽帝為喪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鄉而五大夫可  
 以戎惧矣高位寔疾憤厚位寔腊毒厚味喻重禄腊壘也讀  
 讀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錡也叔犯則令人迂則誣人伐

則侷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  
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尽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  
受尽言齊其有乎言無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脩必受其福國得

有德也鄰於不脩與不脩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  
德者為鄰

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目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

僑如父得臣敗翟于鹹獲之翟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將利而

不義通於穆姜逐遽而專魯目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驕淫之事魯侯國乃逐叔孫僑

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加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

殺子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晉孫談之子周適周

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

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

及神言惠必及蘇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怡

襄公有疾召其子項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夫敬文

之公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義文之智也志文

之與也勇文之實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慈也讓文

之才也林用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

六氣陰經之以天六氣為經以緯之以地五德為緯而成

也金木水火土也經緯不奕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之

矣言文王質姓有文德故得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夫立無跛

正也視無還端也听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端德

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故道正事信明令德

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慙不背本文相德非國何取服被

文德又必德行輔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死曰

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天地君也故曰配先君也不忠子孫不

天子五体不变周天子固也三爻有变故君三出於周

一既往矣不知其次必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後之不知

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殿曰以墨曰使有

晉國三而卑驩之孫早予也三世為君而更予驩之孫驩晉襄

故名之曰黑臀於今稱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

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得

吾聞之太誓故曰勝夢協于朕卜襲于体祥戎商必克以三襲

也晉仍無道而鮮胃其將失之矣仍教鮮寡胃後也晉厲公教

將先必卑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乱召周子立

之是為悼公國也

士莊子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年三月齊高厚相太子先以先會

諸侯為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先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過非本期

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

不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十九年齊殺高厚二

叔齊穆子魯大夫也衛孫子聃于魯君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

進之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

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亡辭亦士俊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

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叔穆楚人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

令尹訪於叔豫

叔豫叔時孫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弱政教微而貴臣強

國不

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衣繭錦

楚子使醫視之復瘳則甚矣

瘳瘦也

而血氣未動

言無疾

乃使

子男為尹令

子男公子追舒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臧紇魯大夫也奔為齊侯將為臧紇田

與之正色

臧孫聞之見齊侯

與之言伐晉

齊侯自道伐晉之功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昼伏夜動

不宄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乱而後作焉

作起兵也

寧將士

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

臧孫之齊侯將敗不欲受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

仲尼曰知之

難也有臧武仲之知

謂能群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

而施不怒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念書也念此事在身此言行事當常念已身也

順事

怒施也

然明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

伐

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嫂

揮子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問

道降于子羽不能對以語然明

然明較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士

貴而知惧惧而畏降乃其階

階猶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矣

言易知一

且

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而有亡釁乎然其有感

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大叔文子衛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

喜言

求復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大叔儀也

曰嗚呼詩所謂我躬

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

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福不得恤其後也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

也思使終可思其復也

思其可復也

書言慎始而敬終不以困

也

思使終可

思其復也

思其可復也

書言慎始而敬終不以困

曰風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以今甯子視君不如來棊棊也其

何以逸乎奕者棊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不奕而弗定乎

必免矣九世之鄉族一幸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

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

趙孟曰牀茅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茅賁也刺

淫亂故云牀茅之言曰門限也人趙孟自謂也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

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帽賦詩

有評上之言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

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言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傳

子產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伯享之

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逞禍目其過此也往日至君使子

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也廷往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

乃其心也君子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

必由其子其爲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瑤之委僑聞之如是者常有子禍

爲三十年蔡子班殺其君襄公三十年六月子產如陳蒞明歸復命告大

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敢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

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政多門政不由一人

介爲大國介門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馬昭八年楚滅陳傳昭公十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去衛北公佗鄭罕虎曹人

祀人卜厥謀救蔡也書救蔡不能揀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

能救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得天將棄蔡以楚壅盈而罰之楚盈

楚盈

惡 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執君而立歲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星周復於大梁也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游吉鄭大夫也鄭伯使游吉如楚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

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之有

在復三震下艮上順曰迷復凶復上六爻亂也復反也

迷而復反失道也遠速復上變得變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綱

而棄其本不階德歸無所是謂迷復夫道以素能無凶乎君其

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此心言楚君必死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侯也幾近也言失道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是言鄭伯如

楚康王卒

汝齊晉大夫也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賓出

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克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亡也專

則速及侈將以其力蔽專人實蔽之侈將及矣九月高祖出奔

燕

季札吳公子也魯襄二十九年来聘遂聘于齊說是平仲謂之

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無邑無政乃免於難國之政將有所歸

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故晏子曰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

免未藥高之難

穆叔魯大夫也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以

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

死為政者其幹子乎吾子盍於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

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夕將為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又襄作

楚宮適楚好其語穆叔曰大誓民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亦無此文故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落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諸儒疑之

俄而宮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野卒立敬歸之姊齊

歸之子宮子凋齊穆公名穆叔不與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

則立長立庶子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也

非適嗣何必姊之子言予野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則戚而有

嘉客是於不度之人鮮有不患焉若果立之必為李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此及葬三場襄襄祗如故言其僖於是昭公十九

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照二十五年公孫

北宮文子衛大夫也見楚令尹圍之儀言為衛侯曰令尹似君

矣將有佗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子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則為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何以

終也

屈狐痛吳行人也魯襄公三十一年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

人通路也通吳晉趙文字文為曰延州來季子其立手延州來

巢隕諸焚在二十闞戠戴吳在二十五年戴天似啓之何如對

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

嗣君甚德如度傳不失民民歸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

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夫終之季子節者也在

國不立言其三雖欲傳國

與之終不肯立

子服惠伯魯大夫也魯襄公薨勝成公來會葬隋而多涕隋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急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死有兆能無喪乎

刘定公周鄉士也照公元年周使刘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臨諸侯盍以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淚是惧焉能恤遠吾齊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刘子歸以語王曰該所謂老將知而毫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鄉以王諸侯而侖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夕趙孟不復年矣

晏嬰齊大夫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婚晏子受礼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寢晏子曰此季世也吾

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也官知齊將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

不齊旧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六釜十則鍾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旧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

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簿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

於海假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

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也

國之諸市屢賤貴踊踊則足者屢言刑多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燠休之體

痛念之聲胃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者水欲無獲民將為

辟之箕伯宜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其相胡公大榘已在齊

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氏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民雖為人然將有目其先祖鬼已與胡公其在齊

叔向曰然雖吳公堂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無軍行言晉衰

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有人為卒言人皆非庶民罷

蔽而宮室滋侈也道殣相望餓死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民間

公命如逃寇讎藥部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公姓晉田之臣

政在家門大天民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怡憂怡藏也公室之

畢其何日之有言今諛鼎之銘總鼎曰昧且丕顯復世猶息昧

早起也丕大也言風只以况曰不其能久乎晏子曰將若何

務大且後世猶懈怠先落則公泛之盼之宗十一族同祖唯羊舌氏在而已盼又無

子無賢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言得以壽豈其及祀後皆如

之又云齊晏來聘与叔何語叔向日晉季世也公泉賦焉臺也

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又田釐子乞事齊

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

陰德為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亦強民思田

氏晏子教諫公弗听已而使與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

率歸於私氏矣叔向晉大夫也聘于周發弊於大夫及卑靖公靖公享之儉而

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泛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吳有成命

單之老送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與今周其與

乎其有單子也昔使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君莫若儉德莫若讓

事莫若咨單子之祝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彫鏤儉

也身聳除繫外內齊給散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

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散能避怨矣

其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

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

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  
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嗣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  
德單若不與子孫必畜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  
子万年求賜祚裔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者廣裕民人之  
謂也萬年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裔也者子孫畜育之謂也單子  
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  
謂廣格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後民者必有章耆蕃育之祚  
則單子必當之矣軍若有闕必慈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  
矣又魯昭公葬齊歸不戚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曰必為  
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目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

蒐請蒐比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忘畏也

君無感容不顧韓宣子于感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向叔曰單子其

將死乎朝者定者定朝定烈位會有表野會說表衣有檜帶有

結檜領會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者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

結檜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會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

令單子為王官伯而會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

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泛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是年單

成公卒楚公子比立韓宣子問叔向曰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買焉謂國人共惡零玉者如市買之人求耕何為不就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一人

人也寵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叔先亡乎六將軍韓對曰中行

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其為察以切前為明以列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華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惛惛其民泯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子服昭自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六年在晉晉人也止公猶以取郵故也

夏四月公至自晉晉人德公得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隋公

從晉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乎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子信其言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知乃信

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萇弘周大夫也魯昭公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

雒興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萇弘謂子刘曰客

容猛非祭也其伐伐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

乃警戒備警戒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師師涉自棘津津河

名使祭夫先用壯于雒陸渾人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教之

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其鹿其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戒獲魯昭十八

年二月己卯周毛得谷毛伯過毛伯周大夫而伐之君居其位萇弘

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一也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已

祭同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毛得果亡二十三年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室所壅而死萇弘謂

刘文公曰君其免之力可濟也文公刘蚘也生君謂蚘之父蚘公也蚘公亦立子猛未及而卒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洛謂洛水也動謂川岸摧也今西王之大臣亦

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在王城故曰東王

既而子朝亡

聞且楚大夫也廷見令尹子常

聞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震

子常與之語

聞蓄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

賢人而國有人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無謀三也

謀策有謀而

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聞通者可謂無人矣

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

族尽親叛可謂無主矣無

釁而動可謂無謀矣為霸終世可謂無民矣亡無愛徵可謂無

德矣

楚人無愛念者王管而不忌

靈王暴管無所畏忌將自亡

子比涉五難以殺君

誰能濟之有楚國者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匿不盜賊

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乱必季

實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神所命則

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

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皆庶子而

出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

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

齊桓公出奔莒自先入衛人助之也

有高國以為內主

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

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於憲公好季不倦有國生十年有士五人有

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

子於趙衰

有魏犢賈地以為肱股有齊

宋秦楚以為外主有藥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篤

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比無施於民無

援於外無晉晉不送歸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不忠焉卒立

者棄疾如叔向言也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

文伯宴搏以魯壺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忠乎吾聞

之所樂必卒為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  
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准服三年故后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

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

之雖貴雖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令王王雖弗遂宴

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能遂服猶當靜嘿而考典考成也典以志

經忘而多言卒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趙文子問見令尹令

問蓄聚實如餓材焉殆必亡者夫古者聚貨不妨衣食之利聚

馬不害民之才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兵有

兵馬足以稱賦公馬之戎馬稱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敵賓享

也貢家貨足以共用夫家大不是過也夫貨馬卸則闕於民御過也

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闕文子三舍令尹無一

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

設脯一束糗一箱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

之祿必逃王止而復復人謂子又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

對曰夫從政者以疵民也復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

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傲氏唯

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

乎今子當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而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羸

餒日日羸瘠日四境盈壘道堙相望道堙盜賊司日民無所放

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

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之愠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

犯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頤食熊蹯不獲而死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听遂自投蹯掌也靈不顧於民一

以待之待猶期年乃有伯牽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叙叔昭子名媯魯大夫也昭公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

子新來九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

又曰宜兄弟宜第令德壽觀言實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奮照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寵光之宣

也宣揚令德之不知福也不壽將何以在為二十一年華定十奔傳二十一年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在平不在適子位大夫送葬者

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

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朱出奔今始位而失卑身

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秋七月日有失之於是叔輒哭日

食意在於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二十五春

昭子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夫語果宋大夫而賤司

城氏師城樂民之大宗也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

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禮也唯禮可以貴身今夫子卑其大夫

而賤其宗是賤身也賤人人亦賤也有能禮乎無禮必亡師曠晉大夫

也晉平公說新声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襄矣夫

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

之風物以听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

是以遠服而还不遷叔孫豹魯大夫也晉趙武會諸侯於號楚

公子園設禽衛得君服二人執戈東設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

矣君哉以君服鄭子皮曰二執伐者前矣禮曰君行有二蔡子家

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園在會將緝蒲焉土殿屋屏蔽以

無所恠超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語大夫譏之故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皆之欲背

誕也衰三十年鄭子哲未伯有背命故誕將為國子羽曰當璧

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

取國猶將有唯齊國子曰吾伐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子謂土

不無憂之也陳公子昭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

終州犁及尋園所殺故言可懸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之為備

宋合左司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已能知其過福晉樂鮮曰

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詩是雅其卒章義取非惟暴虎

對忘斯義故不敢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級切也議

謂也美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樂生鮒字而敬子受

犯凶人所以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皆保世之

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伐人憂子招樂愛齊子雖憂

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

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逆三大夫兆憂能無至乎

開憂言以之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宋言以知禍之類八年陳

兆也公子園反我陝昭殺太子園弱齊恐當身各無患

其曷歸問何時對曰鍼懼選於憂君是心由此將待嗣君趙孟

子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

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甫助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

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滅閔之國無道而

年谷未熟贊之也贊佐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向也言五多則不常趙孟視蔭

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觀歲而惕曰龍惕也其與

幾何五年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終五年

行人揮魯大夫也晉侯有疾鄭伯使孫僑如晉聘與叔向言叔

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哲對曰其與幾

何言將敗不允無礼而好陵人恃富而卑其上勿能久也明新公二十

尹昔楚莊王魯孫葉諸梁父也魯昭公十九年冬鄭為孫黑人城州來

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州今就成而取之昔吳滅州

來在十三年子旗請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而米

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正施令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

戌曰吾聞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姓而無寇讐今

宮室無量民人曰駭勞罷死轉轉遷忘寢於食非撫之也傳言

所以不能昭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略行也行吳沈尹

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吳踵

楚躡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汙勞正於豫章之

汭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倉及壽夢師而從王壽夢越

王及圍陽而還圍陽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

還踵離不書沈戌曰王郢之始於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

告敗畧

二姓之師宋巢鍾离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之厲所至今為梗詩人雅屬

愚階道也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閔馬父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一年周王予朝奔京叔鞅至自

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乱經所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與者天

所察也閔馬父閔子馬所

樂祈宋大夫魯昭公二十五年春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詩昭

子賦車諱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

父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語相泣也樂佑助宴退而告

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子聞之哀樂可身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

皆哀心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

淡那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祁氏與

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子文武子魯君喪政四公

矣豈微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

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魯君夫民矣烏得逞其

靜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出下公子家魯大夫也昭公在鄆季氏

使孟懿子陽虎伐鄆楊虎季氏家臣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

不惰久矣隋疑也言使君公者必此眾也言君德鄆眾以天既

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

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知晉公徒敗于且知

臣等謹將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